

地球末日記

周煦良譯

龍門聯合書局發行

WHEN WORLDS COLLIDE

—o—o—o—
A FANTASY BY

EDWIN BALMER AND PHILIP WYLIE

地 球 末 日 記

周
煦
良
譯

龍
門
聯
合
書
局
發
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

地球末日記

每冊定價國幣 元正

譯者 周 煦 良

出版者 嚴 幼 芝

上海茂名北路三〇〇弄三號
電話三〇二七七

發行者 龍門聯合書局

上海河南中路二一〇號
電話一七六七四

分售處

南京、北平、重慶、廣州、
漢口、杭州、各分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次

一	古怪的使命	一
二	末日聯合會	一三
三	從空間來的不速客	一八
四	末日之後的黎明？	二三
五	世界會完結	三〇
六	初步的反響	四三
七	命運的幾個要求	五〇
八	人類的總動員令	五六
九	人類的對策	五九
十	疏散	七〇
十一	紐約的最後一晚	七七
十二	韓德隆營	九五

十三	行星的來臨	九九
十四	第一次經過	一〇四
十五	偵察	一一六
十六	英雄譜	一二八
十七	襲擊	一四九
十八	最後防禦	一五四
十九	脫難	一六一
二十	天明	一六六
二十一	日記	一七四
二十二	前途珍重	一七九
二十三	地球上最後一晚	一九一
二十四	星球去者	一九八
二十五	穿過空間的途程	二〇二
二十六	兩個世界的撞擊	二一二
二十七	宇宙征服者	二二〇

一．古怪的使命

秘密的內容還是好好保守着。外界顯然還來不及知道。不；這件重大而駭人的發見始終還鎖在幾個發見人的胸中。事情儘管重大，大家總還振作精神，沒有一個人把自己知道的事實洩漏一點出來。

可是風聲是出去了；外面已知道有一件重要無比的秘密。

關於這一點，大衛·蘭司達爾有許多證據；他站在歐羅巴號船欄邊，人把岸上打來的無線電報送給他。一小時內，他收到七封，全是一樣性質；這兒又是一封。

他拿着電報，也不拆開，眼睛掠過閃爍的水面，向長島的近岸望去，長島那邊就是紐約。奇怪，在一個他還不能見到的城市裏，會有人對於他的使命這樣興奮，而他身邊同船的客人祇帶着溫和的好奇日光向他看着，不明白，為什麼忽然間有這許多電報打給他。

他們如果看到電報內容，決不至這樣漠然。

第一封電報打來還不到一小時，出他一千元，購買他身邊的黑箱裏面文件的首次專有情報，十二小時以內保持秘密。署名是紐約最出名的一家報館。

送報人才轉身回電報室去，第二個送報人又到，是另一家報館發來的，電報上說：「關於你來紐約的任務，我們願出二千元，獲得第一次情報。」

十分鐘內，價錢已跳到五千元，這次另是一家報館。擺明的，一個極端重要秘密的風聲很快的傳佈開來。

五千元出價停留了二十分鐘之久；一次甚至跌到二千五百元；是一家小氣報館的什麼小鬼

出的價。可是很快的又跳起來，拍了個雙。在大衛打開的最後一封電報內，出價是一萬元。一萬元現款，購買他來紐約任務的首次情報；現在只要保持祕密六小時之久。

最動人而有意思的事是大衛·蘭司達爾本人並不清楚他攜帶的是什麼，為什麼會引起這種奇怪的關切。他不過是遞送並保護這祕密的一個使者。

當然，他能看看他的箱子，他有鑰匙。可是有鑰匙，同時也有監守這沉重黑箱子的責任；那些把箱子付託給他的人知道，他決不會說話不算數。尤其，他決不會出賣給人。再則，即使他禁止不了自己好奇心的話，他還記得白朗生教授說過，箱子裏東西他看了也莫明其妙。只有幾個有特殊教養的人能懂得其中的意義。

紐約的考爾·韓德隆——物理學家韓德隆博士——懂得它的意義。他甚至比當今任何人懂得透澈。這就是為什麼大衛·蘭司達爾要遠從南非洲趕到紐約來的原故；他要把箱子帶給考爾·韓德隆。韓德隆把箱子裏東西弄清楚後，當會讓他知道其中祕密。

大衛緊抓着船欄，等待抵達紐約，愈來愈不耐煩。在這種心情之下，他帶着並不太濃厚的興趣，想着美國不知是怎麼一個樣兒。美國是他母親的故鄉；可是大衛連美國的岸都沒見過。他是南非洲人；父親是英國人，曾在蒙大諾州經營過農場，娶了個蒙大諾女子，後來帶她到南非洲德蘭士瓦流域去。大衛生在布勒陀利亞，在那裏進學校，又逃出學校去參加歐戰。

大戰把他造就成一個飛行員。從此他就在航空界做事。那天他正在飛遞郵件，忽然，開普頓（近好望角大城）來了命令——他至今還不知道從上面那一部分發來的——給他特別休假，去飛遞一批科學文件到美國去。除掉他平日飛程之外，他還要飛越整個非洲，過海到法蘭西；在法國去接洽乘坐最快的快船歐羅巴號到紐約。

這任務當然弄得他莫名其妙。他在夜間被召至郎汀爵士在開普頓附近的大廈去。

郎汀爵士，一個魁梧、沉靜、頭腦實際的人，親自接見他。和郎汀爵士在一起還有一個高身材、壯碩的人，年紀四十開外，帶着生動而神經質的舉止。

「這位是白朗生教授，」郎汀爵士介紹給蘭司達爾。

「就是那天文學家？」兩人握手時，大衛問。

「一點不錯，」郎汀爵士說。白朗生當時一句話沒說，至少幾分鐘沒說話。他只緊緊握着大衛的手，緊得有點神經，眼睛張着他。大衛猜他暗地在想着別的事，一些使他近來睡得很少的事。

「請坐，」郎汀爵士說。三人坐下，可是沒有一個人開口。

他們是在一間寬大而幽靜的室內，專陳列獵獲品的。地板上鋪的獸皮；壁上掛的獅頭，水牛頭，象頭，玻璃的眼珠在燈光下閃閃放光。架上一排刀劍長矛照得雪亮。

「蘭司達爾，我們找你來，」郎汀爵士說，「是爲了一件奇異的發見；這個發見的一切詳細情形如果屬實，其性質之重大將無從比擬。任何想象得到的事都不曾比它更重要。我一開頭就告訴你這一點，蘭司達爾，因爲餘下的我在目前都不能夠告訴你。」

大衛覺得自己皮膚起一陣膚慄，因一種奇特而興奮的恐怖引起的膚慄。這個人——郎汀爵士，實業家，財政家，人所共知的科學提倡者——擺明的信得過自己的說話。他看着大衛，蘭司達爾的一雙眼睛裏面含有對於某種事實的恐怖，這事實他不敢揭露開來。可是大衛大胆問道：

「爲什麼？」

「爲什麼我不能告訴你？」郎汀爵士重複一句，眼睛相着白朗生。

白朗生教授神經質地，霍的站起來。他看看郎汀爵士，看看蘭司達爾，抬頭看着壁上掛的獅頭。

「想到再不會有獅子，真怪。」白朗生最後說了一句。這句話好像不由他自主溜出來的。郎汀爵士對他這句沒頭沒腦的話不置一辭。蘭司達爾的內心被這種古怪而逼人的沉默引得更加興奮了，忍不住問道：

「爲什麼不會有獅子？」

「爲什麼不告訴他？」白朗生問。

可是郎汀爵士突然轉到正務。「蘭司達爾，我們給你告假，因爲我聽人說，你爲人極端可靠。這次發見的文件須要儘早送達紐約。你是飛行家，你能用最快的速度飛行，你又靠得住。你若肯答應的話，我就把文件付託給你；還有——你能不能今晚動身呢？」

「能，爵爺——可是，是些什麼文件？要帶它飛，我得問一問。」

「多半是玻璃。」

「玻璃？」大衛重複一句。

「對的——照相片。」

「哦。有多少呢？」

郎汀爵士掀開一條豹皮，露出一口旅行用的大黑皮箱。

「都小心包紮好了，在這裏面。我還可以告訴你一點；你從白朗生教授身上也能猜想到，這裏面是南非洲最大望遠鏡攝得的照片，攝的南部天空一部分，在北半球永遠見不到。你得把這些照片帶給紐約的韓德隆博士，親手交給他，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將來關於這件非常的使命，我還可以多告訴你一點，蘭司達爾，如果——這些照片的意義是絕對可靠的話。」

這時候，白朗生教授跳起來，才要說話，又抑着自己；郎汀爵士繼續說下去：

「我敢說，這裏的意義大概是可靠的；可是它牽涉的方面太大了。這裏的發見，如果真如

我們設想的，只要有一點風聲洩漏出去，結果就不堪設想。爲了這緣故，和其他理由，我們連你也不能告訴；可是我們得責成你，親手把這口箱子交給韓德隆博士。他是紐約寰球電力公司的科學顧問，現在人在巴沙坦那，但是你抵達時，他也會在紐約了。時間就是命，越快越好——當然，也要相當的安全。所以，我們要你先飛越非洲全部，沿着通航的路線，這些你都是熟路；然後飛過地中海到法蘭西，從法國搭最快的歐羅巴號。你要在丁星期一到韓德隆博士那裏。那時，你要回來，就回來。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他停一下，腦子裏充滿了事體的樣子——「你也許會毫不在乎你躺在那兒。」

「在地球上」白朗生教授插進一句。

「當然——在地球上，」郎汀爵士承認。

「蘭司達爾，你曉得，我很願意親自去。」白朗生接着說，「不過我的地點，在目前，自然是這兒。我的意思，當然指觀象台……蘭司達爾，儘管我們諸般小心，白朗生發見的風聲可能洩漏出去。也許有人會疑心到你身上來。如果碰到，你要作爲一點不知道——一點不知道，懂嗎？任何方面問起，你都回不知道——什麼不知道！」

在他從非洲大陸北飛的陸上時期，在法蘭西境內，在搭上這條德國快船的頭四天裏，沒有發生一件事，使他會想到這幾句重重的囑咐；可是現在，風聲出去了。侍役又送來一封電報：蘭司達爾趕忙撕開手中的一封信：

「二萬元立即付現，如果你允許本報對白朗生發見作首次而且獨家的訪問。」署名就是一小時前開始出價一千元的那位。

大衛把電報團成一團，丟在海裏。

這位發電報的人如果那天晚上，在獵品室內聽見白朗生和郎汀爵士的談話，他就會明瞭，

他們所關心的完全超出金錢的範圍。

那天晚上紐約很熱。街上混亂的市聲好像被熱氣壓下去；站在韓德隆寓所的高月台上，連下面升起來的聲音都是熱的。伊芙發見她出來透新鮮空氣，毫無用處。她先向曼哈頓區那邊蒼茫的暮靄凝視一會，然後順着下方城市河道向海邊望去。

「那些燈光會不會是歐羅巴號？」她問東尼。

「它七點鐘離開檢疫處，大致是在那兒，」東尼按着性子說。「我們進去罷。」

他搭的一聲，打開烟匣。火柴的亮光照出一幅片刻的畫面：她潤黃而光澤的裸肩，綠色的晚粧，他雪白的硬胸，兩個頭並在一處。屋內開着無線電，有人跳着舞經過法國式窗戶，碰開門鈕，看見月臺上有人，又跟着音樂舞回去。

「這些時，客人毫不客氣，」伊芙說。「你提議打牌，他們拉開地毯跳舞。我要是請他們跳舞，而且還有樂隊，他們偏要打牌，或者胡說八道。」

「或者充地方檢察官。伊芙，你幹嗎要邀客人？尤其在今天晚上？」

「對不起，東尼。」

「你真是這樣嗎？那麼，幹嗎請他們？明明知道我們隔開了這麼多星期，隔開了三千里冷清的大陸，今天晚上是我們第一次在一塊。」

「我沒有請他們，東尼。他們聽見我們回來，就自己到了。」

「你可以推頭痛回掉他們。」

「今天下午對付那些新聞記者，真使我幾乎頭痛。這正是休息時候；讓我們好好享受一下，東尼。」

她憑着欄杆，眺望下面的燈光；他，渴望着更多的享受，在她身邊妒忌地灣着腰望。屋子裏面，跳舞繼續着，窗帘上看得見一對對的黑影過去。東尼佔有地把手覆着伊芙的手。她轉動一下，巧妙的減去他手掌的佔有性，說道：

「你可以吻我。我想你吻我。可不要求婚。」

「幹嗎不？……你聽着，伊芙，我再不跟你來那套聖誕吻了。」

「聖誕吻？」

「你懂得我的意思。三年來，每逢聖誕節我都吻你；吻到現在還是這樣。」

「渾蛋！」

他手搭上她肩頭，將她從都市風景綫的一面轉過來。

「伊芙，你難道真有什麼心事？」他輕柔地問。

「心事？」

「我的意思是說「你心不在焉。弄得我們倆今晚不像意料中那樣。」

「不；沒有心事，東尼。」

「那麼也許有什麼人搶在我前頭——是不是？也許巴沙坦那有什麼人？」

「沒有人在巴沙坦那，或任何地方，東尼。」

「那麼今天晚上什麼緣故？什麼把你變了？」

「我怎麼變了？」

「你叫人發瘋，伊芙；你知道是什麼緣故。你臉生得漂亮，身體美，頭腦被你父親訓練得任何女子趕不上——多少男人也趕不上，我這攀不上你，可是我愛你；而你不聽我說。」

「我聽你說！」

「就在現在，你也不聽我說。你在轉念頭。」

「你要我怎麼樣？」

「要你感覺。」

「哦，這我也能。」

「我知道你能；那麼為什麼不把念頭停止，感受一下？」

「等等，東尼，現在不成……你看，那是不是歐羅巴？」

「千你甚事？你聽我說，伊芙，你父親和你這一下午一直否認報紙上的那話兒，難不成真有點道理？」

「什麼話兒？」

「說是科學領袖中間正鬧着一件非常的事。」

「科學界一直總有點事兒鬧着，伊芙規避地說。」

門開了。音樂在無線電裏面咆哮着。客廳裏有五六對人仍在跳舞。另一羣人圍着酒缸。管家託一盤三明治傳來傳去。一個客人走出來請伊芙跳舞，她同他進去。

東尼從月臺走進屋內。

管家在他跟前停住。「三明治，德萊克先生？」

「留三塊牛舌的給我，李登。」東尼莊重地說。「我打算帶回家去，床上吃。」

管家偏愛地點點頭。「準定，德萊克先生。還要別的吗？」

「也許一點鯪魚。」

「很好，德萊克先生。」

一隻臂膀搭着東尼的闊肩。「哈囉，東尼。來來，——告訴我一點內幕，今天市場上爲什

麼跌得這樣一塌糊塗？」

東尼皺一皺眉頭；他眼睛正釘着伊芙。「我請問，爲什麼你把這件事恭維到我。」

聽說，非洲出了什麼事。總之，是非洲來的電報有玩意兒。不過非洲那邊能出什麼事呢？弄得我們跌得這樣頭青眼腫？又有金礦發現？一座金山，使金子便宜得不得了，什麼都被它帶下去？」

「金子便宜，股票就要漲——不會跌。」東尼反駁他。

「當然；不會是金子。可是南非洲能出些什麼事，弄得——」

東尼一個人回到月臺上。腦中湧起一串伊芙的親密印象：一種叫甜甜夜的香水，棕色頭髮反射出來的金光。黑眼時，廣闊的前額，在這裏面是一個女子的本能和溫柔，再加上一個男子一樣的心靈，和男人一樣誠實爽直。一切男子所視爲重大的小地方，他愛的這個女人都有。他着魔似的立着，向夜色凝望……安東尼，德萊克是個運動家——任何人對他多看幾眼就會有這個印象。但他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那種無從模擬的氣質，只有世家子弟，平日薰陶、和幾代的遺傳才得如此。

他身體結實；由於運動鍛鍊的結果，舉動裏都帶着壓抑的力量。他有拳擊家的細腰，擲鐵餅家的方肩。他的衣服和他的體格相形之下總顯得脆弱之至。

他也有聰明。他的哈佛大學同學，對他畢業時得到獎狀，認爲是一件順帶的事。可是那保守的投資公司，後來他加入合夥的，很看重這一點，認爲一個人有堅強的性格，再有腦子，不容易。頭生得大而方，只那樣體格才配；藍眼睛，棕色頭髮，說起話來，聲音非常沉着。

他完全正常。他超出常人的造就並不真了不起。他可算屬於那班年青美國企業家的一流，這些人是老一輩所寄予希望和信任的。伊芙才是了不起的人——不是因爲美，而是由於她

超越的理智，和從她父親那裏得來的特殊教育。

可是伊芙不是那一流歡喜「理智」男子的女人；單是理智主義，使她絕端厭惡。她喜歡爽直，幹練，「正常」的人。她喜歡東尼·德萊克；東尼知道這一點，所以今晚被她的態度弄得糊裏糊塗。一個情感的網好像張在他們倆中間，他不能穿過這網，完全觸到她。他決不定這網是什麼質地；可是每當他要接近她時，尤其是今晚，這網就攔着他。他相信她告訴他的話，她那種若即若離，心不在焉的神氣並不是因為另外有人。不是有人，又是什麼原故呢？

陶格拉斯·巴爾鏗的出現，使東尼從夢想中醒轉。巴爾鏗是他們公司的老股東，他到這兒來，使東尼詫異之至。老巴爾鏗當然可以來，要是他高興的話；不過其餘的客人比他年輕得多。

巴爾鏗逗在東尼身邊，想起這一天市場上普遍的混亂，手指指城裏，囁咕道：「掉在水裏頭，什麼都掉在水裏頭，而且現在沒有人在乎了。為什麼沒有人在乎？」

東尼不同意這話，不過他順着巴爾鏗說：「我看起來，很多人都在乎。」

「我是指知道內情的人，這些人不在乎。我指那四五個知道幕後是什麼一回事的人。我指」老巴爾鏗特別提出，「約翰·包根。他就不在乎。你今天碰見他嗎？」

「包根？沒有碰見。」

「你聽見他買進什麼？」

「沒有。」

「賣掉什麼？」

「沒有。」

「這不就對了。」巴爾鏗一個人自言自語，東尼聽着。「包根是美國第四肥戶；平日又最

活動。他只要這樣下去，可能成爲第一肥戶。他也要做第一肥戶。煤油——礦——鐵路——鋼鐵——船業——那兒他沒有份？他不過五十一歲。我的看法，他比任何人都精明；而這兒——表面上——是他的市場。可是兩個星期來，他簡直是死人。一件事不做，不買不賣；不站在任何一邊。僵在那兒。這是什麼原故？」

「他也許想歇一下手。」

「你明曉得他不曾。不是這種人——現在的包根。我只有一个法子解釋；他知道一件重要的事，我們餘下人都不知道。你覺出沒有？他說話口氣和平常兩樣。今天我頂面碰見他；拉了手。那種臉色我真看不慣。我告訴你，他知道一件使他害怕的事情。還有，東尼，他做了一件可笑的事。他問我：『你同考爾、韓德隆有多熟。』」

「我說『相當熟。東尼·德萊克跟他熟得緊呢。』他說：『你告訴韓德隆，或者讓德萊克告訴韓德隆，什麼事有我。』這的確確是他說的，東尼。告訴韓德隆，什麼事有他包根。你說，這鬧的什麼鬼？」

「我也不曉得，」東尼說；依他當時心情，他幾乎加上一句：「我也不要管，」因爲伊芙正回來。

伊芙溜開她的舞伴，向東尼做個手勢，喊他單獨說話。兩人走向月臺盡頭的僻靜處。

「東尼，你可能攆這些人回家？」

「求之不得，」東尼高興地說。「可是我可以登下去嗎？」

「恐怕不成。我得做事。」

「現在？今天晚上？」

「一得空就做。東尼，我告訴你能。歐羅巴號還沒進港，可是蘭司達爾在檢疫處下的船，

先趕了來。他現在在父親書房裏。」

「誰是蘭司達爾？」

「不曉得是誰？我還沒有見他，東尼。他只是非洲派來的使者。你曉得，東尼，有一點東西被人從非洲趕飛機趕歐羅巴號送到父親這兒。現在到了；我得替他做測量，懂嗎。」

「什麼測量？」

「精微的測量，譬如——天文照片上星球和別的天體所顯示的地位和速度。多少星期來老實說，多少個月來，東尼——南半球的天文家都一直在觀察一件東西。」

「怎麼樣的一件東西，伊芙？」

「一件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東尼。一種星體；天文家平日曉得總有幾千萬個；大約，宇宙那兒都有。可是天文家雖然曉得這東西一定有，它的存在從來沒有證實過。對於我們，這也許是件最驚心動魄的事，從時間開始到時間完結。今天晚上我只能告訴你這一點，東尼；可是到明天我們也許要告訴全世界這件事。風聲已經出去；所以一些科學家，人決不能不信的人物，非得發表一個權威的聲明不可。世界科學家現在已推定父親當發言人。」

「現在幫我來，東尼。你把這些人攆走；之後，你也走。我做了測量，還要報告給父親；他還得拿來和世界南半部那些好手做的計算對過。這樣，到了明天，我們也許可以確實知道，我們大家要碰到怎樣一件事。」

東尼的手臂攬着她；覺得她忽然顫慄起來。他將她扳轉來，緊抱着；當他吻她時，他在她嘴唇上遇到一種新的熱烈的情感，使他又喜又驚。接着有人出來，他鬆開她。

「我沒有想到要這樣，東尼，」她低聲說。